



被困20余天，作者三人终于等来了家乡解放的好消息。学校已经被还乡团打砸得一片狼藉，家长们帮忙修整，只为尽快复课。作者所在的镇成为胶河战役的后方转运总站，村里一派新景象：动员参军、组织支前。由于学校还未正常运转，教师们和高年级学生投入了中心工作。应家长要求，老师抽空辅导学生们的学业，更加忙碌。

回村动员参军组织支前

困于泥水青米果腹 远处战事令人担忧

到了农历八月十五，正在逃亡的三人连硬饼子也没有几块了。此情此景，让我不禁想起了王维的诗句，顺口溜出了“身在大洼为逃客，每逢佳节思党亲”的句子。吴生老师则背诵《诗经·陈风·月出》中的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……舒夭绍兮，劳心惨兮”。张老师仰天长叹：“唉！小吴啊，此时哪有心情欣赏情诗。”接着口占一绝：“天空水里两明月，秫秸攒中三难民，师徒今时如厄境，犹铭恐怖稚童心……”因为最后一句没听清楚，我便问是什么意思。老师此时还沉浸在诗意之中，便以反问的口气说：“怎么连这句话也不明白，亏你还是个中学生……”

正在絮叨间，突然远处传来几声枪响，东面好似高密城附近升起了几枚红色信号弹，说明那边还有战事，高密城要面临二次解放了。我们三人逃出虎口，被困泥水之中，情景虽然凄惨，但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更惨的是干粮已经吃尽，坐等饿死还是绝处求生，必须要做出抉择。此时，吴生老师又引经据典来了主意：“当年孔夫子师徒厄于陈蔡，眼看就要饿死，不是曾抓过鱼，也曾吃过蒲根，度过了一些日子吗？我们这里有的是水，何不效法先圣？”的确，面前一片泥水，台子沟里的水齐腰深，可翻腾了半天连个小蝌蚪也见不着。原来台子沟的水是季节性的，夏秋雨季有水，冬春季节干涸。若是在上坡里还有野菜充饥，这里的野菜早已被水淹死，至于蒲根，根本没有。

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，张老师突然来了灵感，指着满坡秫秫茬上的小青稞说：“这些小青稞上许多都长着小青穗，结着小青米，虽不成熟，却也灌着米浆。”接着搓了一把，填在口中嚼着，边嚼边说：“这不就是上好的高粱米饭吗？小青穗不光秫秫茬上有，秫秸上也有的是，可谓吃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”醍醐灌顶，大家齐声说：“天不绝人，我们有救了。”虽然有东西填肚子了，但总是高兴不起来。一是不知什么时候家乡再次解放，二是不知被抓的村干部性命如何，再是家长和学生们等着上学，还有家里需要人整地种麦子……此时我的腿伤开始化脓，若不及时医治，腿恐怕要坏掉。



高戈镇中心学校第二级毕业生与老师合影

村里兼职组织小车队 教师应要求辅导学生

转眼间，四年级的学生就要初小毕业了，村里原有一所镇立高小学校，前年停办，教师多是外地人，已各回家乡，校舍是购置的民房，有的已被邻居们占用，恢复办学目前不可能。而这处初小虽非公办，但却是村里设立的学校。经费主要来自祠堂庙产，当时一个祠堂就有二三十亩土地，解放后一律收归村有，分给贫苦农民，所收公粮暂为学校经费。因此大多数学生上学不用交学费，对烈军属和难属子女还有所补助，只对地主、富农和富裕户子女收取少量学费。又加上教师格外敬业，因此学校办得红火，邻村孩子也有来求学的。

按上级要求，为了战争，秋后学校暂时停办。本来就是半农半学的教师，干农活不在话下。教师又开始兼着村干部的一些工作，我虽不是教师，有时也参与村里的事情。除了下地干活，主要帮着村里动员青年参军，组织支前，动员壮年抬担架，组织小车队，整天忙得不亦乐乎。印象最深的是动员一户富农家的长子参军。那时还没有“阶级斗争天天讲”，地富子女可以参军，也可入党入团。这户人家有三个儿子，长子是民兵骨干，但不知为何就是不当兵。两位教师轮番动员，好话说了千千万万，事例举了古到今，还说了邻村周姓同学还未毕业就参了军，现在是师级干部，本村张经参军没几年，现在复员在某市担任副区长……后来他本人被说服，答应参军了，媳妇又出来阻拦。费了近半个月的时间，他终于与其他几个民兵一起，戴着大红花成为了昌南独立营光荣的一员。

学校虽然暂时停了课，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投入了中心工作，但部分学生家长要求老师抽空给学生做辅导，怕耽误孩子学习，一是利用阴雨天把老师请到家里给几个孩子上课，中心工作不忙时，有的家长把孩子送到老师家里上辅导课。因此实际上教学工作没有完全停止，这样一来学校教师的工作更繁忙了。次年秋后，接到上级指示，中小学复课，解放区教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
家乡解放三人得救 镇子成为大后方

我们如饥似渴地盼着被救，一天上午，朦朦胧胧地听到西边有动静，大家正在准备往东跑，忽而听到呼唤声，越听越觉得不像敌人搜洼的动静，还是我听得真切，好像是小叔在喊话，于是停住了往东跑的脚步。随着声音越来越近，竟看见了小叔的影子。小叔高声说：“可找到你们了，解放军大部队来了，我们家乡又解放了！”我上前抱着小叔就哭。小叔要背着我走，我说腿不痛了，可以自己走回去。

那种绝处逢生的兴奋心情难以言表。

虽然离开家只20天的时间，却像隔了几年。此时村里又出现了一派光明景象：镇子成了胶河战役的后方转运总站，家里住着解放军和伤员，男人忙着抬担架接送伤员，女人推磨碾碾供军粮，做鞋洗衣拥军忙。我的腿伤是解放军大姐给治好的，现在还留有伤疤。当时问她们姓名，只说是解放军，听口音应是蓬莱一带的人。

学校遭到打砸 家长帮助修整

两位老师回村后，到学校一看大吃一惊，桌椅板凳被砸得七零八落，黑板上写着反动标语，老教师积攒下的众多经书以及辞源等工具书被糟蹋得一片狼藉，有的被撕毁，有的残缺不全，张老师当场就晕了。在东大洼那么困苦的日子里这位老教师没掉一滴眼泪，此时却禁不住哭泣起来。

学生和家听说学校老师回来了，许多人都来看望，并要求立即开学，怕耽误孩子的

学业，家长们主动帮忙打扫教室、整修桌椅等，不几天就复了课。

开课头一天，当老师见到带着孝的村干部子女时，想起了被杀害的村干部，一起战斗的同事再也见不到了，不由得眼含热泪，此时能做的，只有安慰这些孩子，鼓励他们立志好好学习，为父亲报仇。孩子们学习都很认真，珍惜这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难得的学习机会。